


Hermann Hesse



Hermann Hesse

Demian: Die Geschichte von Emil Sinclairs Jugend

德米安：埃米尔·辛克莱的彷徨少年时

[德] 赫尔曼·黑塞 著 丁君君 谢莹莹 译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1516.45

Demian: Die Geschichte von Emil Sinclairs Jugend

德米安：埃米尔·辛克莱的彷徨少年时

[德] 赫尔曼·黑塞 著 丁君君 谢莹莹 译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德米安: 埃米尔·辛克莱的彷徨少年时 / (德) 黑塞
(Hesse, H.) 著; 丁君君, 谢莹莹译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
出版社, 2008
ISBN 978-7-208-08155-0

I. 德… II. ①黑…②丁…③谢… III. 中篇小说—德国—
现代 IV.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53576 号

责任编辑 刘志凌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

德米安: 埃米尔·辛克莱的彷徨少年时
[德] 赫尔曼·黑塞 著
丁君君 谢莹莹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6.25
插 页 2
字 数 96,000
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08155-0/I·599
定 价 20.00 元

目 录

- 两个世界 7
- 该隐 29
- 强盗 52
- 贝雅特里斯 74
- 鸟奋争出壳 98
- 雅各与天使的摔跤 119
- 艾娃夫人 144
- 结束和新生 173

我所渴求的，

无非是将心中脱颖欲出的本性付诸生活。

为什么竟如此艰难呢？

我的故事得从最初的时刻说起。若是可能的话，我得追忆到童年的懵懂时代，乃至童年的久远之前，从我的家族渊源开始。

写小说时，作家们仿佛将自己尊为上帝，高高俯瞰，洞穿凡人的历史，讲述故事的方式也如同上帝的叙述方式，没有任何粉饰，一切都是其本真面目。可我却没有这样的能耐，就像作家也没有这种能耐一样。但我的故事对我之重要远甚于作家的故事之于作家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故事，是一个人的故事——不是一个虚假的人，可能的人，理想的人或非现实的人，而是一个真切、独一、鲜活的人，可惜今天的人对此的理解却不如往昔，虽然每一个人都是自然独一无二的宝贵造物，人们却依然对彼此大开杀

戒。如果我们并非独一无二的人，如果我们真能用枪炮任意将他人从世上抹杀，那么讲故事将是多此一举。然而人并非仅仅作为个人而存在，他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特殊个体，永远是一个关键而奇妙的点，在这个点上，世界的万千现象纵横交错，充满不可重复的偶然。因此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重要的，永恒的，神圣的，只要以某种方式活于世上，只要顺应了自然的意愿，每一个人都是妙不可言的存在，值得我们去关注。在每一个人身上，精神都已化成了形貌，在每一个人身上，造物都在蒙受苦楚，在每一个人身上，救世主都被钉上了十字架。

今天少有人懂得什么是人。很多人感觉到了这一点，因此死得更从容，当我写完这个故事之后，我也会同样从容地死去。

我不能自诩洞明世事。从过去到今天，我一直是一个寻觅者，但我已不再寻求于星辰和书本之间，而是开始聆听自己血液的簌簌低语。我的故事并不令人畅怀，也不像杜撰的故事那样甜美和谐，它味如痴语、混乱、癫狂和梦幻，就像所有那些不愿再自欺欺人的生活一样。

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，是对一条道路的尝试，是一条小径的悄然召唤。人们从来都无法以绝对自我之相存在，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变成绝对自我，有人迟钝，有人更洞明，

但无一不是自己的方式。人人都背负着诞生之时的残余，背负着来自原初世界的黏液和蛋壳，直到生命的终点。很多人都未能成人，只能继续做青蛙、蜥蜴、蚂蚁之辈。有些人上半身是人，下半身是鱼。然而每个人都是自然向人投出的一掷。所有人都拥有同一个起源和母亲，我们来自同一个深渊，然而人人都在奔向自己的目的地，试图跃出深渊。我们可以彼此理解，然而能解读自己的人只有自己。

两个世界

我的故事开始时，我已十岁，正在我所在小城的学校读书，那时的经历便是故事的开端。

那时，世界朝我扑面而来，痛楚和惬意的战栗叩击着我的内心，隐秘的小巷，明净的房屋和钟塔，钟声，面孔，舒适暖和的房间，神秘诡异的房间。那里有温馨的亲密，有兔子和女仆的味道，有家用药材和干菜的味道。在那里，两个世界迎面相逢，日和夜从两个极点冉冉升起。

一个世界是父亲主持的家，是个亲密的小世界，里面只有我的父母。这个世界的大部分我已熟识，它的名字便是父亲和母亲，爱恋和严厉，模范和学校。这个世界散发着温情的光，清静

而整洁，这里有絮絮软语，洁净的双手，整洁的衣装和文雅的举动。这里有早晨的祷歌和圣诞的喜乐。这个世界中，通向未来的路途平坦笔直，这里有义务和罪责，愧疚和忏悔，饶恕和善举，爱慕和敬意，圣经和箴言。这个世界的秩序需要我们去遵守，这样生命才会变得明朗而丰富，美好而规整。

另一个世界也从我们的家中延伸出来，却是完全不同的面貌，它的味道、语言、承诺和要求都大相迥异。第二个世界中有女仆和小工匠，有鬼怪和奇谭，那里流溢着无数恐怖却又魅力无穷的神秘事物，有屠场和监狱、醉鬼和泼妇、产仔的母牛和失足的马，有关于偷窃、凶杀和自缢的故事。这些美妙而可怕、野蛮而残酷的事件无处不在。在咫尺之遥的街巷或庭院中，警察和流浪汉随处可见，醉醺醺的男人打老婆，夜晚时分，少女纺的线团从工厂中汨汨滚出来，老妇能对人施咒致病，强盗们藏身在森林中，纵火者被乡警们逮捕——浓烈逼人的第二个世界四处奔涌，袭面不息，无处不在，却惟独没有渗入父母居住的房间。不过这样也好。我们能够拥有和睦、秩序和静谧，义务和良知、饶恕和爱慕，是非常美妙的事情，而截然不同的那些事物的存在，那些喧嚣和尖叫、阴暗而残酷的一切，也是非常美妙的，因为只一步之遥，我们就能回归母亲的怀抱。然而最奇妙的是，这两个世界

竟如此密切地彼此衔接，相生相伴！比如说我们的女仆莉娜，每到傍晚，她坐在大门边的客厅里祈祷，清亮的歌喉唱着祷告，洗净的双手摊在平整的围裙上，此时，她完全属于父亲和母亲，属于我们，属于光明和真理的一方。这一刻结束之后，她却在厨房或马厩里给我讲无头侏儒的故事，有时，她还在屠夫的肉店里和邻家妇人泼口对骂，此时，她已是另一个人，属于另一个世界，浑身藏着秘密。一切都是这样，尤其在我身上。毫无疑问，我自然站在光明和真理的一方，我是父母的孩子，然而我又无时不在见闻另外一个世界，虽然那里于我如此阴森而陌生，经常唤起我的内疚和惊惧，但我同时也生长在那里。某些时候，我甚至情愿自己活在那个禁忌之国中，每次返回光明的一方时——虽然这一回归是不可抗拒的正道——这里的世界似乎显得更冷清乏味。某些时刻，我明白，我生命的目标便是以父母为榜样，长成光明而纯净的人，成熟和规整的人，然而在此之前，我还要跋涉一段远路，要上小学、大学，参加各种实习考试，而这条道路的路边便是那另一个黑暗的国度，我必须穿越这个世界，一不小心，我就会驻留其中，无法拔身。我心潮澎湃地读过一些故事，故事中的少年遭遇了类似的经历，堕入迷途。此时，回归父亲的真理世界令人感觉如释重负，我觉得这才是惟一的真善之举，是我应谋求

的路途，然而即便如此，那个关于邪道和迷途的故事依然更显诱人，平心而论，失足者的受罚和回归有时甚至令人心生憾意。人们不会这样说，也不会如此去思考，然而它依然盘踞在人的心中，埋在情感的深处，是一种微妙的暗示和可能。在我的幻想中，魔鬼可能会在楼下的街面上，或藏头露尾，或以真面示人，或在年末的集市中，或在客栈中，但魔鬼永远不会出现在我的家中。

我的姊妹们也是光明世界的一员。我一贯觉得，她们离父母更近一些，她们更端庄文雅，也更纯净。当然她们也有缺陷和瑕疵，但在我看来，她们的问题并非深伏于心，不像我，对邪恶之物难以释怀，受其吸引。姊妹们和父母一样，天生受人呵护和尊重，若有人和她们发生争执，事后必然会觉得良心有愧，认为错在自身，需要乞求她们的原谅，因为侮辱她们就意味着侮辱了她们的父母，而他们是备受尊敬的善人。有些秘密，我宁可告诉那些放荡的街头浪子们，也不愿透露给我的姊妹。在好日子里——一切安好，心思端正时——我也喜欢与姊妹们做伴，殷勤相对，表现得乖巧端正。身为天使，就得这么做！这是我们所知的最高境界，我们甜蜜而惊诧地想像自己身为天使，浑身被圣洁的吟唱和芬芳萦绕，享受圣诞和幸福的滋味。可叹的是，这样的时刻多么难得！常常在正常的游戏间，我会突然激动莽撞，令姊妹们不

满，造成争执和不满，当她们气愤地指责我时，我竟变得不可理喻，行为和言语极为邪恶，甚至我自己在那一刻都能感到这种邪恶让我痛彻心扉。之后我又会满心懊悔，咬牙切齿地度过一段沮丧的时光，然后痛苦地道歉，此时，一线光明又会显现，一种宁静而感恩的纯粹幸福——刹那间的幸福。

上学时，市长和林区主任的儿子也在我的班中，他们是不羁少年，但依然属于正派的世界，有时他们也会和我接触，但我依然和邻家的男孩们走得更近，这些孩子读公立学校，一向为我们所轻视。我的故事就从某一个邻家男孩开始。

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——当时我刚过十岁——我和两个邻家的男孩正在闲逛。这时，一个大男孩也走过来，他年约十三岁，体格健壮，性格粗鲁，是一个裁缝的儿子，读公立学校，父亲是酒鬼，家庭名声很不好。我认识他——弗朗茨·克罗默，在他面前我很害怕，因此很不愿意他加入我们。他已渐有成年男人的味道，举止言谈时时模仿年轻小工。他带我们从桥边下到河畔，然后躲进第一个桥孔中。拱曲的桥身和迟缓的水流间只有一道窄窄的河岸，上面全是垃圾——破瓦烂砖，生锈缠结的铁丝等玩意儿。有时那里也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。在弗朗茨·克罗默的命令下，我们在垃圾里翻来找去，把自己的发现给他看。有些东西他

夺过去，有些则径直扔到水里。他让我们留心铅铜锡制的东西，这些他都会留着，连一把旧牛角梳也不例外。他在一旁时，我总觉得十分压抑，不是因为我知道父亲若是知情会严禁我和他来往，而是因为他令我恐惧。然而他对待我的方式和对别人并无不同，这倒令我开心。他下令，我们遵从，仿佛这是老规矩，虽然我和他只是初次见面。

完事后，我们坐在地上，弗朗茨朝水中吐唾沫，看起来仿佛一个男人。他从牙缝中吐痰，弹无虚发。我们开始闲聊，男孩子们大赞或吹嘘学校里的各种英雄事迹和恶作剧。我沉默着，但又担心沉默会引起注意，使克罗默对我不满。我的两位同伴从一开始就疏远了我，转而向他示好，在他们当中，我是个异类，我的衣装和风格在他们眼中是一种挑衅。我出身良好，读高级中学，弗朗茨不可能喜欢我，我也知道，只要机会到了，另外两个男孩会立刻对我出言不逊，让我出丑。

在强烈的恐惧中，我终于也不得不开口，编造了一个刺激的强盗故事，把自己变成主角之一。我说，在埃克磨坊边的一个花园中，我曾和一个伙伴乘夜偷了一袋苹果，那可不是普通苹果，而是金色的莱茵特苹果，最好的品种。由于一时紧张，我逃进了这个故事，杜撰是我的强项。为了不让故事过早结束——或为了

让事情演变得更糟糕——我使出了全身解数。我说，我们一人放哨，另一人在树上扔苹果，结果袋子太沉，我们只好开袋留下一半后离开，半小时后又回来扛走了这一半。

讲完后，我以为他们会喝彩。讲故事令我的身体渐渐温暖，我沉浸在臆想的乐趣中。两个小男孩默不作声地等弗朗茨表态，弗朗茨·克罗斯默眯着眼睛，眼神似乎要穿透我，他以一种恐吓的口气问：“是真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说。

“千真万确？”

“是的，千真万确。”我硬着头皮保证。

“你能发誓？”

我很害怕，但立即表示肯定。

“那你说：以上帝和幸福的名义！”

我就说：“以上帝和幸福的名义。”

“好吧。”他咕哝道，转过身去。

我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，过了一会儿，他站起身，开始往回走，我很高兴。走到桥上时，我羞怯地表示自己要回家。

“不用着急，”弗朗茨大笑道，“我们同路。”

他慢慢地踱着步子走，我不敢溜开，他走的的确是我家的方